

中国经典名篇名句鉴赏文库

中国散文名篇鉴赏

第二册

天人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隋唐散文名篇

李白

李白，字太白。出生在唐安西都护府碎叶城（今巴尔喀什湖南、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）。生于公元701年，卒于公元762年。五岁时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（今四川省江油县）青莲乡，因号青莲居士。他在蜀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。二十五岁时，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（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），到长江、黄河中下游各地漫游，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天宝二年（743），在吴筠的推荐下，四十二岁的李白被唐玄宗召入长安，供奉翰林。但因权贵进谗言，次年就被排挤出京。安史之乱的第二年，李白怀着除乱安民的志愿，在镇守江南的永王幕中任职。后来，永王兵败被杀，李白也被流放夜郎。虽途中遇赦，仍在三年后病逝于安徽当涂。

李白的诗歌广泛地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，抒发了他“济苍生”、“安黎元”的美好愿望。李白继承并发展了屈原以来我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，使其达到巅峰。他飘逸豪迈的风格和一泻千里的笔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不愧为我国古典诗歌领域最伟大的诗人。

与韩荆州书

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：“生不用封万户侯^①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^②！岂不以周公之风，躬吐握之事^③，使海内豪俊，奔走而归之，一登龙门^④，则身价十倍。所以龙蟠凤逸之士^⑤，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。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，寒贱而忽之，则三千之中有毛遂^⑥，使白得颖脱而出^⑦，即其人焉。

白，陇西布衣，流落楚汉^⑧。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^⑨。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。虽长不满七尺，而心雄万夫。皆王公大人，许与气义^⑩。此畴曩心迹^⑪，安敢不尽于君侯哉！

君侯制作侔神明^⑫，德行动天地，笔参造化，学究天

人^①。幸愿开张心颜，不以长揖见拒。必若接之以高宴，纵之以清谈^②，请日试万言，倚马可待^③。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^④，人物之权衡，一经品题^⑤，便作佳士。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，不使白扬眉吐气、激昂青云耶^⑥？

昔王子师为豫州^⑦，未下车，即辟荀慈明^⑧；既下车，又辟孔文举^⑨；山涛作冀州，甄拔三十余人，或为侍中、尚书^⑩，先代所美。而君侯亦一荐严协律，入为秘书郎^⑪；中间崔宗之、房习祖、黎昕、许莹之徒，或以才名见知，或以清白见赏^⑫。白每观其衔恩抚躬^⑬，忠义奋发。白以此感激，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之腹中，所以不归他人，而愿委身国士^⑭。倘急难有用，敢效微躯。

且人非尧舜，谁能尽善？白谪戍筹画，安能自矜^⑮？至于制作，积成卷轴^⑯，则欲尘秽视听^⑰。恐雕虫小技^⑱，不合大人。若赐观乌菟^⑲，请给纸笔，兼之书人，然后退扫闲轩^⑳，缮写呈上。庶青萍、结绿，长价于薛、卞之门^㉑。幸推下流，大开奖饰^㉒。惟君侯图之！

〔注释〕①万户侯：汉代制度，大者万户，小者五、六百户。韩荆州：指韩朝宗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任荆州刺史，喜欢提拔后进。②一：乃、竟。③吐握：吐哺握发。④登龙门：常用来比喻士人忽然得到荣显，或由于拜见名人而身价倍增。⑤龙蟠凤逸：此处比喻有才华的人待时而动，就像龙那样冲天而起，像凤那样振翅飞翔。⑥毛遂：战国时赵国平原君赵胜的门客，三年默默无闻。孝成王九年（公元前257年），秦国围赵的邯郸，赵派平原君求救于楚，毛遂自荐前往，在与楚怀王的谈判中，由于他直陈利害，使得谈判成功。

⑦颖脱而出：意思是锥子放在口袋里，就会露出它的尖端来，比喻有才能的人一有机会就能得到人们的赏识。⑧陇西：郡名，在甘肃陇西县南。陇西成纪（今甘肃天水）是李白的祖籍。楚汉：春秋战国时，楚国的中心地域位于汉水流域，即今湖北省，所以称为楚汉。⑨干：求，此处是求见的意义。诸侯：这里指镇守地方的长官。⑩许与：赞许。气义：气概和道义。⑪畴

(chóu)曩(nǎng):往昔;心迹:存心与行事。 ⑫制作:本制礼作乐。此处指建立的功业。下文“制作”指文章、著述。侔(móu):相等。 ⑬参:参赞。造化:创造、化育。究:穷究,通晓。 ⑭清谈:本指魏晋时士大夫以宣扬老庄学说为主的玄谈。此指高雅的言谈。 ⑮倚马可待:比喻文思敏捷。东晋桓温北征,命袁虎写告示。袁虎依在马前,挥笔写了七张纸,写得又快又好。 ⑯司命:星名,又叫文曲星。旧时迷信说它是主管文运的。此指评定文章的最高权威。 ⑰权衡:本称砵与称杆。此引申为衡量、评定之意。品题:评论人物,定其高下。 ⑱激昂青云:奋发得志。青云:原指天空,这里指远大的志向。 ⑲王子师:名允,东汉末年太原祁县(今山西祁县)人。豫州:在今河南汝南县西。 ⑳未下车:此指未到任,下句“既下车”指已上任。辟:聘用的意思。荀慈明:东汉人,名爽,官至司空。 ㉑孔文举:名融,东汉末年人。汉文帝时为北海(今山东昌乐)相,立学校,后为太中大夫,被曹操所杀。 ㉒山涛:字巨源,西晋河内怀(今河南武陟县)人。甄拔:考察提拔。侍中:官名,汉时仅在皇帝左右侍应杂事,后权力日益增大,到南北朝以后,实际就是宰相,唐代改称为左相。 ㉓秘书郎:官名,掌管图书经籍。 ㉔清白:廉洁清高。 ㉕衔恩:即不忘提拔之恩。抚躬:追忆自己的身世。 ㉖国士: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才。这里是对韩朝宗的尊称。 ㉗谟(mó)猷(yóu)筹画:指政治上出谋画策。谟,计谋。猷,谋划。自矜(jīn):自诩,自夸。 ㉘卷轴:古代文章书画,多裱为长卷,上轴可以舒展,所以叫卷轴。 ㉙尘秽视听:意为污染他人的耳目。尘秽:脏物,这里作动词。 ㉚雕虫小技:比喻有微不足道的技能。虫,指虫书,秦代八种字体之一,笔画好象虫形。 ㉛刍菹(chú zōu):本指割草打柴的人,后多指山野之人。此为李白自谦之词。 ㉜闲轩:空闲的房子。 ㉝庶:庶几,或许。青萍:宝剑名。结绿:美玉名。这里作者用来比喻自己的文章。薛、卞:薛烛、卞和。薛善于鉴别剑,卞善于鉴别玉。此话用来恭维韩朝宗善于识别文章的好坏。 ㉞奖饰:相当于过奖、过誉。

[鉴赏]在文学史上,李白素以诗歌著称,而其散文亦有不少佳篇名作。本文约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(733年)左右,当时李白在今湖南、湖北一带漫游,寻求仕进的机会,而韩荆州(即韩朝宗)恰为荆襄地区的高级行政长官。李白听说他礼贤下士,乐于奖掖后进,便写了这封自荐信,希望能得到他的援引。

全文共分五个自然段。首段用西周周公“躬吐握”和东汉李膺使后进“登

龙门”两个典故,说明“海内豪俊”因韩朝宗能礼贤下士都纷纷归附于他。而韩朝宗若能不以己之富贵骄人,不以人之贫贱轻视忽略之,则李白就能如毛遂般自三千宾客中脱颖而出。次段李白进行自我介绍,向韩朝宗自述经历并展示其才能。此处叙述较概括,详细情况李白的另一篇文章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有记载。第三段先是颂扬韩朝宗,说他“制作侔神明,德行动天地,笔参造化,学究天人”。接着请韩朝宗宽容他的长揖不拜,并赏识他过人的才能,使他得以像袁虎那样扬眉吐气、平步青云。第四段宕开一笔,由古代贤臣王允、山涛举贤荐能叙及韩朝宗曾推荐严某、崔宗之、房习祖等人为官,而他们均知恩图报,忠义奋发。李白因此知道韩朝宗能与贤士推心置腹,便想归附于他,以效微薄之力。第五段说李白愿意将自己的文章献给韩朝宗,希望他能够赏识。本段语气比较谦逊,且不忘用“青萍、结绿”的典故抬高韩朝宗的身价。

此文充分表现了李白自负、桀傲不逊的性格。他恳请韩朝宗举荐他,却长揖不拜,保持大丈夫的伟岸,以有理有据地达到被援引的目的。这与他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的精神是一致的。文中语言奔放流畅,体现出李白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。

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

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^①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古人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。况阳春召我以烟景,大块^②假我以文章。会桃李之芳园,序天伦之乐事。群季俊秀,皆为惠连^③;吾人咏歌,独惭康乐^④。幽赏未已,高谈转清。开琼筵以坐花,飞羽觞而醉月。不有佳作,何伸雅怀?如诗不成,罚依金谷酒数^⑤。

【注释】①逆旅:客店。 ②大块:大自然。 ③惠连:南朝宋文学家谢惠连,和他的族兄谢灵运并称“大小谢”。 ④康乐: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,谢玄孙,袭封康乐公。 ⑤金谷酒数:晋石崇摆宴在洛阳金谷涧中,赋诗不成者罚

酒三觴。

〔鉴赏〕这篇短小的散文以诗语缀结而成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明代大画家仇英曾以之为图，流传至今。

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”文章开头发议论，表达了李白及时行乐的思想。“秉烛夜游”源自《古诗十九首》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。”这体现了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人生苦短、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。

“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”是千古传颂的名句，以“阳”和“烟景”体现了春景的特点，又借“大块”把“文章”献给我表达了主客间的亲密关系。“会桃李之芳园”以下数句，是全文的主体部分，叙写兄弟几人为“序天伦之乐事”而聚于桃李园的情事。这里，用美景衬托乐事，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将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高兴心情推向了高潮。结尾“如诗不成，罚依金谷酒数”一句，则用石崇《金谷诗序》的典故。但作者一反石崇“感性命之不永，惧凋落之无期”的悲凉情调，而充满了乐观情绪。

本文看似一篇叙事散文，实则更像一首散文诗，语言优美，情味隽永。其骈散结合的文句，乐观纵意的情绪，引人入胜的气质，千百年来一直打动着数代读者，使他们从艺术享受中获得精神上的升华。

元 结

元结，字次山，河南鲁山（今河南鲁山县）人。生于公元719年，卒于公元772年。少时豪放不羁，17岁起一心向学。天宝十二年（753）举进士。安史乱中，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，组织义军，颇有战功。后历任道州、容州刺史，政绩显著，官至容管经略使。元结擅诗文，为中唐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先导者。其诗多针砭时事、反映民间疾苦，情感真挚。他反对形式主义诗风，不尚词采华茂，不事雕琢，诗文质朴简淡，但走向极端，以至平生不做近体诗，其古诗单调、缺乏文采。

右 溪 记

道州城西百余步，有小溪。南流数十步，合营溪^①。水抵两岸，悉皆怪石，欹嵌盘屈，不可名状。清流触石，洄悬激注。休木异竹^②，垂阴相荫。此溪若在山野，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^③；在人间，可为都邑之胜境，静者之林亭。而置州已来^④，无人赏爱；徘徊溪上，为之怅然！乃疏凿芜秽，俾为亭宇；植松与桂，兼之香草，以裨形胜^⑤。为溪在州右，遂命之曰右溪。刻铭石上，彰示来者。

〔注释〕①营溪：水名。源出今湖南省宁远县南，流经道县，北至零陵县，西入湘水。道县以上，称泥水；道县以下，称潇水。 ②休：这里是美好的意思。 ③退士：即隐士。 ④置州已来：道州州治，隋时本为零陵郡的永阳县，唐高祖武德四年（六二一）始置营州，后改为道州。 ⑤以裨形胜：用亭宇和树木点缀这个天然风景区。裨，补益。

〔鉴赏〕本文作于元结道州刺史任上。文中详细记载了右溪的地理位置、景物特征、作者的修整营建及取名诸事。这不仅让读者记取了他开拓此处景致的功绩，而且还显示了作者的文思才华和人生旨趣。作为一篇记文，其本身的文学价值并不逊于所记之自然景物的欣赏价值。

文章很短，只有百数十字，而写景文字就占了大半。作者善于抓住景物的特征合理布局，因而创造出一个和谐宁静的环境。而这个环境又以小溪为中心，配以怪异的岸石和佳木异竹，自成一趣。作者写石，突出其“欹嵌盘屈，不可名状”，以其怪异的形状造成动态感；写水，突出其与石相触，“洄悬激注”之态；写竹木，则侧重“垂阴相荫”形成的互相掩映之态。本是静态的景物，一经作者渲染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，这就挖掘出此处景致的动人之处。作者认为如在山野，此溪会是逸民退士的游赏处，若在都邑，它则适于清心寡欲者游玩。但他没想到在道州，此溪竟长期“无人赏爱”。于是他“疏凿芜秽，俾为亭

字；植松与桂，兼之香草，以裨形胜”，并“刻铭石上，彰示来者”。

此记情景相生，在摹写景物的同时，融入了作者的沉思和寂寥之情，使自然的山水草木蒙上一层淡淡的孤独之感。清代古文家吴汝纶说：“次山放恣山水，实开子厚先声，文字幽眇芳洁，亦能自成境趣。”（转引自《唐宋文举要》）本文即体现了元结散文的这一特征。

陆贄

陆贄，字敬輿，苏州嘉兴（今浙江省嘉兴市）人。生于公元754年，卒于公元805年。十八岁中进士。德宗时，为翰林学士，参预机要。后官至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他性情刚直，指责朝政，多切中时弊。所作奏议，文笔流畅，论述深切。虽用骈体，而不见斧凿之迹，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，著有《陆宣公翰苑集》。

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

右^①：臣闻作法于凉，其弊犹贪；作法于贪，弊将安救^②？示人以义，其患犹私；示人以私，患必难弭。故圣人之立教也，贱货而尊让，远利而尚廉。天子不问有无，诸侯不言多少^③。百乘之室，不畜聚敛之臣^④。夫岂皆能忘其欲贿之心哉？诚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，伤风教而乱邦家耳。是以务鳩敛^⑤而厚其帑橐之积者，匹夫之富也；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，天子之富也。天子所作，与天同方。生之长之，而不恃其为^⑥；成之收之，而不私其有。付物以道，混然忘情。取之不为贪，散之不为费。以言乎体则博大，以言乎术则精微，亦何必挠废公方^⑦，崇聚私

货，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，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，亏法失人，诱奸聚怨？以斯制事，岂不过哉？

今之琼林、大盈，自古悉无其制。传诸耆旧之说，皆云创自开元^⑧。贵臣贪权，饰巧求媚，乃言郡邑贡赋所用，盍各区分：税赋当委之有司，以给经用；贡献宜归乎天子，以奉私求。玄宗悦之，新是二库。荡心侈欲，萌抵于兹。迨乎失邦，终以饵寇。《记》^⑨曰：“货悖而入，必悖而出^⑩。”岂非其明效欤？

陛下嗣位之初，务遵理道。敦行约俭，斥远贪饕^⑪。虽内库旧藏，未归太府^⑫；而诸方曲献^⑬，不入禁闱。清风肃然，海内丕变。议者咸谓汉文却马^⑭、晋武焚裘^⑮之事，复见于当今矣。近以寇逆乱常，鉴与外幸^⑯，既属忧危之运，宜增倣励之诚。臣昨奉使军营，出由行殿，忽睹右廊之下，榜列二库之名。懵然若惊，不识所以。何则？天衢尚梗，师旅方殷^⑰。疮痍呻吟之声，噢咻^⑱未息；忠勤战守之效，赏赉未行。而诸道贡珍，遽私别库。万目所视，孰能忍怀？窃揣军情，或生觖望^⑲。试询候馆^⑳之吏，兼采道路之言，果如所虞，积憾已甚。或忿形谤讟^㉑，或丑肆诬谣，颇含思乱之情，亦有悔忠之意。是知眩俗昏鄙，识昧高卑，不可以尊极临，而可以诚义感。顷者，六师初降^㉒，百物无储，外扞凶徒，内防危堞，昼夜不息，迨将五旬；冻馁交侵，死伤相枕，毕命同力，竟夷^㉓大艰。良以陛下不厚其身，不私其欲，绝甘以同卒伍，辍食以啗功劳^㉔。无猛制而人不携^㉕，怀所感也；无厚赏而人不怨，悉所无也。今者，攻围已解，衣食已丰，而谣讟方兴，军情稍阻。岂不以勇夫恒性，嗜货矜功^㉖，其患难既与之同忧，而好乐不与之同利，苟异恬默，能无怨咨^㉗？此理之常，固不足怪。《记》曰：“财散则人聚，财聚则人散^㉘。”岂非其殷鉴欤？众怒难

任，蓄怨终泄。其患岂徒人散而已，亦将虑有构奸鼓乱，干纪而强取者焉。

夫国家作事，以公共为心者，人必乐而从之；以私奉为心者，人必哂^②而叛之。故燕昭筑金台^③，天下称其贤；殷纣作玉杯^④，百代传其恶。盖为人与为己殊也。周文之囿百里，时惠其尚小；齐宣之囿四十里，时病其太大^⑤。盖同利与专利异也。为人上者，当辨察兹理，洒濯其心，奉三无私^⑥，以壹有众^⑦；人或不率^⑧，于是用刑。然则宣其利而禁其私，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。舍此不务，而壅利行私，欲人无贪，不可得已。今兹二库，珍币所归，不领度支^⑨，是行私也；不给经费，非宣利也。物情^⑩离怨，不亦宜乎？

智者因危而建安，明者矫失而成德。以陛下天姿英圣，倘加之见善必迁^⑪，是将化蓄怨为衔恩，反过差为至当。促珍遗孽，永垂鸿名，易如转规，指顾可致。然事有未可知者，但在陛下与行与否耳。能则安，否则危；能则成德，否则失道；此乃必定之理也。愿陛下慎之惜之。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，追戒平居之专欲^⑫，器用取给，不在过丰；衣食所安，必以分下^⑬。凡在二库货贿，尽令出赐有功。坦然布怀，与众同欲。是后纳贡，必归有司；每获珍华，先给军赏，瑰异纤丽，一无上供^⑭。推赤心于其腹中^⑮，降殊恩于其望外。将卒慕陛下必信之赏，人思建功；兆庶悦陛下改过之诚，孰不归德^⑯？如此，则乱必靖，贼必平。徐驾六龙^⑰，旋复都邑。兴行坠典，整缉禁^⑱纲。乘輿有旧仪，郡国有恒赋，天子之贵，岂当忧贫？是乃散其小储，而成其大储也；损其小宝，而固其大宝^⑲也。举一事而众美具，行之又何疑焉？吝少失多，廉贾不处；溺近迷远，中人所非。况乎大圣应机，固当不俟终日^⑳。不胜管窥愿效之

至，谨陈冒以闻。谨奏。

〔注释〕①右：唐代进状的格式，将要论列的人或事扼要地写在正文之前，并在开头标一“右”字，以下才对前列人或事作论述。“右”即指前面的提要。

②凉：薄。作法于凉，意谓赋税从轻。③“天子”二句：语出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。”④“百乘”二句：语出《礼记·大学》。⑤鸠敛：聚集。⑥“生之”二句：出自《老子》五十一章：“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长之育之，亭之毒之，养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”

⑦挠废公方：扰乱、败坏国家的法令。⑧开元：唐玄宗年号（713—741）。

⑨《记》：指《礼记》。⑩“货悖”二句：语出《礼记·大学》。⑪贪饕（tāo）：指贪官污吏。⑫太府：唐有太府寺，掌管财货廩藏。⑬曲献：私献，指租赋以外的贡献。⑭汉文却马：据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，有人献千里马给汉文帝，文帝谢绝，并退还其马。⑮晋武焚裘：《晋书·武帝纪》记载，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，晋武帝以此乃异服，为典礼所禁，遂焚之于殿前。⑯寇逆：叛乱者，这里指朱泚。套舆外幸：天子出逃的委婉说法。⑰“天衢”二句：意谓战事频繁，京师的道路还没开通。⑱噢咻（yú xū）：安慰痛者发出的声音。

⑲觖（jué）望：怨恨。⑳候馆：指驿馆。㉑谗：怨言。㉒初降：刚刚降临奉天，实指带卫队逃跑。㉓夷：平。㉔啗（dàn）功劳：给有功劳的人吃。

㉕携：叛离。㉖嗜货矜功：贪财夸功。㉗“苟异”二句：意为假若不是恬淡静默的人，能没有抱怨吗？㉘“财散则人聚”二句：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”㉙拂（fú）：违背。㉚燕昭筑金台：据《史记·燕昭公世家》，燕昭王为报齐仇，在易水东南筑台，置千金于台上，以招延天下贤士，终报齐仇。㉛殷纣作玉杯：《韩非子·喻老》：“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，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（盛羹的瓦器），必将犀玉之杯。”含有逐渐贪图个人奢侈享受之意。㉜“周文”四句：扬雄《羽猎赋》：“文王囿百里，民以为尚小；齐宣王囿四十里，民以为大，裕民之与夺民也。”㉝三无私：指像天、地、日月那样无私。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：“奉三无私以劳天下。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。”㉞壹有众：统一众心。㉟率：遵循。㊱度支：掌管全国财政收支的官员。㊲物情：众情。㊳见善必迁：《易·益·象传》：“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。”㊴专欲：专恣贪欲。㊵“衣食”二句：《左传·庄公十年》“衣食所

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”④①一无上供：不完全供奉给皇帝。④②“推赤心”句：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载“（光武帝）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？”④③归德：拥戴。④④六龙：古时天子坐的车套六匹马。马八尺称龙，故作为天子车驾的代称。汉刘歆《遂初赋》：“总六龙于驷房兮，奉华盖于帝侧。”④⑤焚（fēn）：乱。④⑥大宝：指帝位。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圣人之大宝曰位。”④⑦“况乎”二句：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”几，预兆。

〔鉴赏〕状是一种应用文体，属奏疏类，用于陈列事状，分析利弊，供皇帝选择采纳。此状上于唐德宗建中五年（784年）。其时，朝廷刚刚平定朱泚的叛乱，还处于死生未卜之时。琼林、大盈本是国库，后成为专供皇帝任意挥霍，赏赐亲近的私藏，内储均为佞臣于国家正税之外搜刮百姓所得。群众对此极为不满，此二库建中四年（783年）被泾原兵抢劫。德宗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，首先想到要恢复此二库，陆贄以为不当，遂上疏谏诤。本文使刚愎自用的德宗深受感动，而文章也以内容的现实性和产生效果的卓越性，传颂千古。苏轼《乞校正陆贄奏议进御札子》评其曰：“聚古今之精英，实治乱之龟鉴”。

作者写作此状的意图是请罢二库，但他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来。而是从贱货尊让，远利尚廉的“圣人立教”发端，由远及近，由虚到实地指出天子治国应“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”的基本道理。接下来，他反证这个观点。从以古语提醒，到列举四弊端，最后至直斥“崇聚私货”行为，层层递进，步步紧逼，声色俱厉，言语隐有所指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抓住机会，从历史、现实、理论三个角度对“遽私别库”作充分的批驳，从而提出“凡在二库货贿，尽令出赐有功。坦然布怀，与众同欲”的建议，希望它有“散其小储，而成其大储”的效果。

这篇状，高屋建瓴，破立结合地论述了建琼林，大盈二库的弊端，劝谏德宗罢此二库。文章多方对比，骈散结合，气势流畅，议论说理丝丝入扣，是情理真挚的佳作。

阎伯理

阎伯理，一本为阎伯理。史书无考，《全唐诗》亦没有其作品，《黄鹤楼

记》作于公元765年。

黄鹤楼记

州城西南隅，有黄鹤楼者，《图经》云：“费伟^①登仙，尝驾黄鹤返憩于此，遂以名楼。”事列《神仙》之传^②，迹存《述异》之志^③。观其耸构巍峨，高标岌岌，上倚河汉，下临江流；重檐翼馆，四闼霞敞；坐窥井邑，俯拍云烟；亦荆吴^④形胜之最也。何必瀨乡九柱^⑤、东阳八咏^⑥，乃可赏观时物、会集灵仙者哉。

刺史兼侍御史、淮西租庸使、荆岳沔等州都团练使，河南穆公名宁，下车而乱绳皆理，发号而庶政其凝。或逶迤退公，或登车送远，游必于是，宴必于是。极长川之浩浩，见众山之累累。王室载怀，思仲宣^⑦之能赋；仙踪可揖，嘉叔伟^⑧之芳尘。乃喟然曰：“黄鹤来时，歌城郭之并是；浮云一去，惜人世之俱非^⑨。”有命抽毫，纪兹贞石。时皇唐永泰元年，岁次大荒落，月孟夏，日庚寅也^⑩。

〔注释〕①费伟(?~253):字文伟，三国江夏鄢县(今河南信阳东北)人，曾任蜀汉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②《神仙》之传:即《神仙传》，晋代葛洪撰著，广泛搜集了当世流传的神仙故事。③《述异》之志:即《述异志》，题南朝梁任昉作，主要记录古代笔记、小说中的志怪故事。④荆吴:春秋战国时楚国和吴国的领地，现泛指长江以南地区。⑤瀨乡九柱:指位于瀨乡的老子祠，故址在今河南鹿邑。九柱，屋柱，此处代指屋宇。⑥东阳八咏:指南齐文学家沈约任东阳太守修建的八咏楼。其楼原名元畅楼，因沈约有《登台望秋月》等八咏诗，故称。⑦仲宣:即东汉文学家王粲(177~217)，他工诗善赋，所作《登楼赋》名传后世。⑧叔伟:即荀叔伟，他曾在黄鹤楼上见到仙人驾鹤而至。事详见《述异记》。⑨“乃喟然曰”五句:据晋陶潜《搜神后记》载汉

人丁令威学道成仙，化鹤归来，落在城门华表柱上。有少年欲射之，鹤乃飞鸣作人言：“有鸟有鸟丁令威，去家千年今始归，城郭如故人民非，何不学仙冢累累。”⑩永泰元年：即公元765年。永泰是唐代宗的年号。大荒落：《尔雅》纪年法，太岁运行到地支“巳”的方位。孟夏：四月。庚寅：二十七日。

〔鉴赏〕江南有三大名楼，分别是湖北武昌的黄鹤楼，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和湖南岳阳的岳阳楼。当年滕王阁因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声名益显，岳阳楼因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闻名于世，而黄鹤楼却因崔颢的《黄鹤楼》诗得以扬名。本文载于北宋时编的《文苑英华》，是现存的有关黄鹤楼最早的碑记。

文章开头点出黄鹤楼的位置，并据《图经》、《神仙传》、《述异记》三部典籍的记载，阐明黄鹤楼名称的由来。“观其耸构巍峨”以下数句，描绘黄鹤楼的外部结构，上下远近结合，内外虚实变化，目的是传达给读者这样的信息：黄鹤楼是江干上巍峨高耸，气势雄浑的一座建筑。相对“荆吴”以外的东阳八咏楼和瀛乡老子祠而言，它具有“赏观时物”，“会集灵仙”等重要作用。

第二自然段记述刺史穆名宁令自己属文，作此碑记之事。先述穆名宁的官职、籍贯等。次称赏其政绩，最后从穆名宁的角度眺望河山，追忆当年王粲登当阳楼触景生情而作《登楼赋》的情事，以引起他嘱托阎伯理写《黄鹤楼记》刻于碑石的行为。前后逻辑严密，顺理成章。

这篇《黄鹤楼记》不足三百字，却内容丰富，文采焕然。作者用精炼的语言，高度概括了有关黄鹤楼的一切情况，有典故，有景物，有议论，有感慨，层次分明，真实详赡，给后代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。

韩愈

韩愈，字退之，河南南阳（今河南省孟县）人。生于公元768年，卒于公元824年。二十四岁中进士。曾任监察御史、刑部侍郎等官。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散体，务去陈言，其文各体兼长，遒劲有力，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中起重要作用。

原 道

博爱之谓仁^①，行而宜之之谓义^②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，无待于外之谓德^③。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^④；故道有君子小人^⑤，而德有凶有吉^⑥。老子之小仁义^⑦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^⑧。彼以煦煦为仁，孑孑为义，其小之也则宜^⑨。其所谓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谓道也；其所谓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谓德也^⑩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，合仁与义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；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仁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^⑪，黄老于汉^⑫，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^⑬，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杨，则入于墨^⑭，不入于老，则入于佛^⑮。入于彼，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汗之。噫！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孰从而听之？老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^⑯。”佛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^⑰。”为孔子者^⑱，习闻其说，乐其诞而自小也^⑲，亦曰：“吾师亦尝师之云尔。”不惟举之于其口，而又笔之于其书^⑳。噫！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其孰从而求之？甚矣，人之好怪也！不求其端，不讯其末^㉑，惟怪之欲闻。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^㉒；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三^㉓。农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贾之家一，而资焉之家六；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！

古之时，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；为之君，为之师，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。寒

然后为之衣，饥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为之宫室。为之工，以赡其器用；为之贾，以通其有无；为之医药，以济其夭死；为之葬埋祭祀，以长其恩爱；为之礼，以次其先后；为之乐，以宣其壅郁^②；为之政，以率其怠倦；为之刑，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，为之符玺、斗斛、权衡以信之；相夺也，为之城郭、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，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，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^③。”呜呼！其亦不思而已矣！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，无爪牙以争食也。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^④，民不出粟米麻丝，作器皿，通货财，以事其上，则诛^⑤。今其法曰^⑥：“必弃而君臣^⑦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养之道，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^⑧。呜呼！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；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。

帝之与王，其号名殊，其所以为圣一也^⑨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其事殊^⑩，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^⑪？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：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？”责饥之食者曰：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？”传曰^⑫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^⑬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，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国家，灭其天常^⑭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^⑮。经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^⑯。”诗曰：“戎狄是膺，